

舒雅

風狂雨大

烏目進來的時候，青面只用眼角瞄了他一下。烏目認爲自己應該主動跟人家打個招呼，便朝青面走過去。

青面不理他。由于青面的臉朝向另一邊，所以烏目看不見他的相貌，不知他長相如何。可能烏目有點心虛，只覺得對方身上有一股寒氣逼人。這使他楞了一下，打不定主意該怎麼稱呼這個被關在同一間牢房里的人。

「滾開！」青面對他大喝一聲。他不由得倒退了一步，再看那青面，果然滿臉橫肉，雙目噴火，一看就知道決不是好人。

但他已經騎虎難下，只好硬著頭皮討好地說：「我叫烏目，大哥貴姓？」

「我管你烏目白目，我今天心情不好，你不想吃拳頭就滾遠一點。」烏目無奈，只好退到牆角，心中悲感萬分，不自覺的竟然掉下眼淚。

「一個大男人，哭什麼哭！是你老爸死了，還是你老母死了，值得你流眼淚？」

烏目急忙抹去淚水，轉頭面壁。那人凶神惡煞似的，烏目連多望他一眼的勇氣都沒有。

後來，烏目躺在鐵床上，閉著眼睛假裝睡覺，但他那里睡得著。青面那凶霸霸的臉一直在他眼前盤旋，那是一張不能再丑的丑臉，粗眉大眼，蒜頭鼻，血盆大口。像這種人，不必問也能猜到是個作惡多端的歹徒。現在最怕他半夜里凶性大發，那自己的

老命就凍過水了。

好容易捱到吃飯時間。獄卒打開牢門讓他們跟其他囚犯到飯廳吃飯。吃飯時，烏目遠遠的避開青面。也算他運氣好，那個坐在他左手邊的人主動跟他交談。三言兩語之後，他便遙指著青面：「那個人犯什麼罪？」

「殺人罪，案子還沒有開審，聽說會判死刑。」那人做了個手勢，「吊頸！」

烏目感覺脊背上被人澆了冰水，冷冰冰的涼透骨髓。

當天夜里，風狂雨大。白天熱得好像蒸籠的牢房，如今冷風陣陣吹入鐵窗。聽那風雨如此猖狂，烏目真是心亂如麻。月里風高，不正是殺人的好時刻嗎？青面反正已經殺過人，也不在乎多殺一個，他身粗體壯，要殺死烏目，還不是像捏死一只螞蟻那麼容易。

「喂！喂！」

烏目的心跳停了一停。誰在叫人？

「喂！」

爲什麼叫我？我跟他無冤無仇，他殺了我對他有什麼好處？

「你過來，我有話問你。」

烏目動也不動。

「我知道你還沒睡，快滾過來，要不然我就對你不客氣！」

烏目下了床，順手扯下被單，像披斗篷那樣披在身上。

「你很冷嗎？」

那語氣倒不帶有任何惡意。

「呃，不……不冷。」

「那你坐下來，我有話對你說。」

青面坐在他自己的床上，烏目爲了表示尊敬，便坐在地上。地板很冷，他轉身取了枕頭，墊在屁股下。

「你好像也睡不著，」他大著膽子說了一句，後來覺得不妥，便又加上一句，「我也睡不著。」

「今天我老婆來看我。」青面說。

「那你應該高興啊。」

「高興個屁！那個臭女人，我好容易盼到她來看我，以爲她會對我講幾句好聽的話，誰知她昧了良心，她說她打算跟別的男人到外地去生活，以後再也不來看我了。」

接下去是一長串最惡毒的咒罵。

烏目聽他罵得那麼兇，倒也不敢勸他什麼。

「你怎麼啦？怎麼一聲不響？」

烏目慌亂中口不擇言地問道：「你們結婚很久了嗎？」

「廢話！看來你也是根死木頭，跟你訴苦也是白費心機。」

接著，他就不再說話了。

烏目站起來，拾起枕頭，悄悄回到自己的舖位。躺下之前，他偷偷瞥了青面一眼，只見青面木雕泥塑般的盤膝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過了很久，青面才抬起頭來，冷冷的朝烏目這邊拋來一句問話：「你犯的是什麼罪？」

這真叫烏目難以啓齒。他是因爲非禮鄰居一個不正經的女人，那女人反臉無情，到警察局里去告他，他才被拉進來。

「看你那一臉的倒霉相，就知道你不會做什麼好事。說！是不是強奸良家婦女！」

「不是，是……非禮。」

「呸，狗種，專干下流事！」

窗外，呼呼的風聲一陣緊似一陣，暴雨嘩哩嘩啦的下個不停。兩個可憐虫，在那燈火通明的牢房里相對無言，一直呆坐到天亮。



(園地公開)

八月雨

菡萏

盼風吹拂一點點關於雲的消息
白雲烏雲烏雲白雲
飄過後以無情的姿態舞出視線
(雲始終音訊茫然)

秋季怎麼那麼難過？蓮花怎麼過不了秋天？
難忘的易忘的會不會是一場夢
醒？
黑夜白晝白晝黑夜
等我的黑髮變白髮時你還認得
我嗎？親愛的
今夕無雨
撲火的蛾們不見 螞蟻不見
(所有深情在歲月沉澱后只存留
孤獨)

沒有誰還會在老地方等誰
爲愛情流淚，是美麗還是愚蠢？
〔註〕
是古典還是浪漫？只有風知曉
那雨欲語還休
風瀟瀟園
〔註：余光中詩句〕

斷絃

劉寄奴

其實那是眾絃的嘶啼
原是繞樑的絲竹之樂
噓一聲，緣由負荷過重而繃斷
沒有按照譜曲的一響
愕然驚醒你滿臉的冷汗和驚悸
總之，驚駭莫名

愈是功夫深厚就愈冷淡微笑
且從容不迫，愈是
生疏膚淺就驚惶失措
手腳痙攣的慌亂
心中波濤迭起的樣子

92年3月



133

砂拉越星座詩社文藝副刊
P.O.BOX ,1280
93726 KUCHING